

傳
心
法
要

黃蘖斷際禪師





佛陀教育基金會

印贈

筠州黃蘖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

唐河東裴休集并序

有大禪師。法諱希運。住洪州高安縣黃蘖山鷲峰下。乃曹溪六祖之嫡孫。西堂百丈之法姪。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。唯傳一心。更無別法。心體亦空。萬緣俱寂。如大日輪昇虛空中。光明照耀淨無纖埃。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。說之者不立義解。不立宗主。不開戶牖。直下便是。運念即乖。然後為本佛。故其言簡。其理直。其道峻。其行孤。四方學徒望山而趨。覩相而悟。往來海眾常千餘人。予會昌二年廉于鍾陵。自山迎至州。憩龍興寺。旦夕問道。大中二年廉于宛陵。復去禮

筠州黃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

二

迎至所部。安居開元寺。旦夕受法。退而紀之。十得一二。佩為心印。不敢發揚。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。遂出之。授門下僧太舟法建。歸舊山之廣唐寺。問長老法眾。與往日常所親聞。同異何如也。時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序。

師謂休曰。諸佛與一切眾生。唯是一心。更無別法。此心無始已來。不曾生。不曾滅。不青不黃。無形無相。不屬有無。不計新舊。非長非短。非大非小。超過一切限量名言。蹤跡對待。當體便是。動念即乖。猶如虛空。無有邊際。不可測度。唯此一心。即是佛。佛與眾生。更無別異。但是眾生著相外求。求之轉失。使佛覓佛。將心捉心。窮劫盡形。終不能得。不知息念忘慮。佛自現前。此心即是佛。佛即是眾生。爲眾生時此心不減。爲諸佛時此心不添。乃至六度萬行。河沙功德。本自具足。不假修添。遇緣即施。緣息即寂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。而欲著相修行。以求功用。皆是妄想。與道相乖。此心即是佛。更無別佛。亦無別心。此

心明淨猶如虛空。無一點相貌。舉心動念。即乖法體。即爲著相。無始已來無著相佛。修六度萬行。欲求成佛。即是次第。牛頭山人題無始已來無次第佛。但悟一心。更無少法可得。此即真佛。佛與眾生一心無異。猶如虛空無雜無壞。如大日輪照四天下。日升之時明徧天下。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徧天下。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奪。虛空之性廓然不變。佛及眾生心亦如此。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。觀眾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。作此解者。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。爲著相故。唯此一心。更無微塵許法可得。即心是佛。如今學道人。不悟此心體。便於心上生心。向外求佛。著相修行。皆是惡法。非菩提道。供養十方。

諸佛。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。何故。無心者無一切心也。如如之體。內如木石不動不搖。外如虛空不塞不礙。無能所。無方所。無相貌。無得失。趨者不敢入此法。恐落空無棲泊處。故望崖而退。例皆廣求知見。所以求知見者如毛。悟道者如角。文殊當理。普賢當行。理者真空無礙之理。行者離相無盡之行。觀音當大慈。勢至當大智。維摩者淨名也。淨者性也。名者相也。性相不異。故號淨名。諸大菩薩所表者。人皆有之。不離一心。悟之即是。今學道人。不向自心中悟。乃於心外著相取境。皆與道背。恆河沙者。佛說是沙。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。沙亦不喜。牛羊蟲蟻踐踏而行。沙亦不怒。珍寶馨香。沙亦不貪糞。

尿臭穢。沙亦不惡。此心即無心之心。離一切相。眾生諸佛更無差別。
但能無心。便是究竟。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。累劫修行終不成道。被
三乘功行拘繫。不得解脫。然證此心有遲疾。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
者。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。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。
長短得無心乃住。更無可修可證。實無所得。真實不虛。一念而得。與
十地而得者。功用恰齊。更無深淺。祇是歷劫枉受勞苦。總不如言下便
皆是著相。著相造惡枉受輪迴。著相造善枉受辛勤耳。造惡造善
自認取本法。此法即心。心外無法。此心即法。法外無心。心自無心。亦
無無心者。將心無心。心卻成有。默契而已。諸思議。故曰言語道斷。心

行處滅。此心是本源清淨佛。人皆有之。蠢動含靈。與諸佛菩薩。一體不異。祇爲妄想分別。造種種業果。本佛上實無一物。虛通寂靜。明妙安樂而已。深自悟入。直下便是。圓滿具足。更無所欠。縱使三祇精進修行。歷諸地位。及一念證時。祇證元來自佛。向上更不添得一物。卻觀歷劫功用。總是夢中妄爲。故如來云。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。若有所得。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。又云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。是名菩提。即此本源清淨心。與眾生諸佛。世界山河。有相無相。徧十方界。一切平等。無彼我相。此本源清淨心。常自圓明徧照。世人不悟。祇認見聞覺知爲心。爲見聞覺知所覆。所以不覩精明本體。但直下無心。本體

自現。如大日輪昇於虛空。徧照十方更無障礙。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爲動作。空卻見聞覺知。即心路絕無入處。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。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。亦不離見聞覺知。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。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。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。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。不即不離。不住不著。縱橫自在。無非道場。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。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。遂將心覓法。不知心即是法。法即是心。不可將心更求於心。歷千萬劫終無得日。不如當下無心。便是本法。如力士迷額內珠。向外求覓。周行十方終不能得。智者指之。當時自見本珠如故。故學道人迷自本心。不認爲佛。遂向

一位无有真人
在大樹門前放太初

外求覓。起功用行。依次第證。歷劫勤求。永不成道。不如當下無心。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。亦無所得。無依無住。無能無所。不動妄念。便證菩提。及證道時。祇證本心佛。歷劫功用。並是虛修。如力士得珠時。祇得本額珠。不關向外求覓之力。故佛言。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。恐人不信。故引五眼所見。五語所言。真實不虛。是第一義諦。

學道人莫疑四大爲身。四大無我。我亦無主。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。五陰爲心。五陰無我亦無主。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。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。十八界既空。一切皆空。唯有本心蕩然清淨。有識食。有智食。四大之身。飢瘡爲患。隨順給養。不生貪著。謂之智。

食。恣情取味。妄生分別。唯求適口。不生厭離。謂之識食。聲聞者因聲得悟。故謂之聲聞。但不了自心。於聲教上起解。或因神通。或因瑞相。言語運動。聞有菩提涅槃。三僧祇劫修成佛道。皆屬聲聞道。謂之聲聞佛。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。無一法可得。無一行可修。此是無上道。此是真如佛。菩提學道人祇怕一念有。即與道隔矣。念念無相。念念無爲。即是佛。學道人若欲得成佛。一切佛法總不用學。唯學無求無著。無求即心不生。無著即心不滅。不生不滅。即是佛。八萬四千法門。對八萬四千煩惱。祇是教化接引門。本無一切法。離即是法。知離者是佛。但離一切煩惱。是無法可得。

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。但莫於心上著一物。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。此是喻法身即虛空。虛空即法身。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。虛空中含容法身。不知法身即虛空。虛空即法身也。若定言有虛空。虛空不是法身。若定言有法身。法身不是虛空。但莫作虛空解。虛空即法身。莫作法身解。法身即虛空。虛空與法身無異相。佛與眾生無異相。生死與涅槃無異相。煩惱與菩提無異相。離一切相即是佛。凡夫取境。道人取心。心境雙忘。乃是真法。忘境猶易。忘心至難。人不敢忘心。恐落空無撈摸處。不知空本無空。唯一真法界耳。此靈覺性。無始已來。與虛空同壽。未曾生未曾滅。未曾有未曾無。未曾穢未曾淨。未曾

喧未曾寂。未曾少。未曾老。無方所。無內外。無數量。無形相。無色象。無音聲。不可覓。不可求。不可以智慧識。不可以言語取。不可以境物會。不可以功用到。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。同此大涅槃性。性即是心。心即是佛。佛即是法。一念離真。皆爲妄想。不可以心更求於心。不可以佛更求於佛。不可以法更求於法。故學道人直下無心。默契而已。擬心即差。以心傳心。此爲正見。慎勿向外逐境。認境爲心。是認賊爲子。爲有貪瞋癡。即立戒定慧。本無煩惱。焉有菩提。故祖師云。佛說一切法。爲除一切心。我無一切心。何用一切法。本源清淨佛上。更不著一物。譬如虛空。雖以無量珍寶莊嚴。終不能住。佛性同虛空。雖以

無量功德智慧莊嚴。終不能住。但迷本性。轉不見耳。所謂心地法門。
萬法皆依此心建立。遇境即有。無境即無。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。
所言定慧鑑用。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。皆是境上作解。暫爲中下
根人說即得。若欲親證。皆不可作如此見解。盡是境法有沒處。沒於
有地。但於一切法不作有無見。即見法也。

九月一日師謂休曰。自達摩大師到中國。唯說一心。唯傳一法。
以佛傳佛。不說餘佛。以法傳法。不說餘法。法即不可說之法。佛即不
可取之佛。乃是本源清淨心也。唯此一事實。餘二則非真。般若爲慧。
此慧即無相本心也。凡夫不趣道。唯恣六情。乃行六道。學道人一念

計生死。即落魔道。一念起諸見。即落外道。見有生。趣其滅。即落聲聞道。不見有生。唯見有滅。即落緣覺道。法本不生今亦無滅。不起二見。
不厭不忻。一切諸法唯是一心。然後乃爲佛乘也。凡夫皆逐境生心。心遂忻厭。若欲無境。當忘其心。心忘即境空。境空即心滅。若不忘心而但除境。境不可除。祇益紛擾。故萬法唯心。心亦不可得。復何求哉。
學般若人。不見有一法可得。絕意三乘。唯一真實。不可證得。謂我能證能得。皆增上慢人。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。皆斯徒也。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。默契而已。凡人臨欲終時。但觀五蘊皆空。四大無我。真心無相。不去不來。生時性亦不來。死時性亦不去。湛然圓寂心境。

一如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。不爲三世所拘繫。便是出世人也。切不得有分毫趣向。若見善相諸佛來迎。及種種現前。亦無心隨去。若見惡相種種現前。亦無心怖畏。但自忘心。同於法界。便得自在。此即是要節也。

十月八日師謂休曰。言化城者。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。皆是權立接引之教。並爲化城。言寶所者。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。此寶不屬情量。不可建立。無佛無眾生。無能無所。何處有城。若問此既是化城。何處爲寶所。寶所不可指。指即有方所。非真寶所也。故云在近而已。不可定量言之。但當體會契之即是。言闡提者。信不具也。一切六道。